

中國通俗章回小說叢刊

蘭花夢奇傳

秋帆序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小引

秋帆

夫天之生人也，陰陽對待，男女並重，固無分乎彼此。顧自互古以來，中國之勝於鬚眉者，非可指數，卽基於此。特世無才女一科，故皆湮沒而無聞耳！卽武如木蘭，文如崇嘏，久已膾炙人口，余曾嘆爲觀止。不意今讀蘭花夢奇傳而至寶珠，則深覺其人質秉純陰，性含至靜，武深於木蘭，文超於崇嘏，兩美合併，二妙兼全，誠亘古今而無能匹之者！宜乎其贊襄國政，攻戰沙場，立不世之奇功，纓顯貴之要職，赫赫威然，矯矯虎臣，大有雄視一世之概。迨後機漏祕露，下嫁文卿，以曾握雄軍百萬之主師，而竟攝於夫威，百計聽從；識者或有詆其爲妄，情出於理，第不知此乃牀第之私事，豈外人所得而知者？至其結果之慘淡，觀寶珠臨危之際，與鶴山道人之對語，則其自誤已深，此乃天意，非人力所得而挽回者也。夫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四者，本婦女之至德，所不能廢棄者；

迺自道學之說興，謂「女子無才便是德」，而閨閣少雋才矣！夫書也者，足以陶冶性情，增備德行，何於女子而獨非？至廢古聖賢之所傳，誠百思而不解者也。今蘭花夢一書，作者對諸才女之文學武藝，暢論頌揚，極盡淋漓之至，實獲我心，故特綴數語於此。

蘭花夢奇傳目錄

第一回	小才女家學紹書香	老學士文心沉渭水	一
第二回	松小姐欽點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尋香客	五
第三回	見美色公子起淫心	賦新詩寶珠動春興	一〇
第四回	見詩句阿姊肆嬌噴	正家法閨娃遭笞辱	一四
第五回	開酒筵花街殺風景	舒忿恨柏府打陪堂	一九
第六回	俏丫嬛偷看佳公子	松寶珠初識張山人	二三
第七回	行酒令名士慶生辰	沐皂恩美人作都憲	二八
第八回	深心叵測奸計通同	一味歪纏作法自斃	三三
第九回	堂前閒話妙語恢諧	冰上傳言書獸拘執	三七
第十回	警芳情密言傳心事	誇大口無意露奸謀	四一
第十一回	打茶圍淫鬼鬧淫魔	發酒與惡人遭惡報	四六
第十二回	話不投機焉能入彀	藥非對症反足爲災	五一
第十三回	識病源山人施妙手	圖好事蔑片獻陰謀	五六
第十四回	出神見鬼相府奇聞	囑字唆文天生怪物	六〇
第十五回	翻新樣狀詞成笑話	寫別字書信寄歪文	六四

第十六回	生辰會令集紅樓夢	美人計酒醉玉堂春	六九
第十七回	將機就計假作溫存	昧心瞞已終當敗露	七三
第十八回	劉公子充發黑龍江	松小姐喜動紅鸞宿	七七
第十九回	關門贖當快訂良姻	所欲隨心已償私願	八二
第二十回	未過門正士施雅化	作主試巾幗掌文衡	八六
第二十一回	小拍清歌花能解語	燈紅酒綠玉自生香	九一
第二十二回	許銀屏名園觀畫景	松寶林高閣理瑤琴	九六
第二十三回	諸大臣會議論軍情	三小姐清談成雅集	一〇〇
第二十四回	怨鬼魂黑夜訴沉冤	稱神明青天斷奇案	一〇六
第二十五回	懸明鏡卓識辯姦情	雪覆盆嚴刑懲惡棍	一一〇
第二十六回	都察院御史巧伸冤	城隍廟鬼魂親寫字	一一四
第二十七回	慧紫雲除夕通情話	勇松筠元夜鬧花燈	一一八
第二十八回	肆筵設席賓客稱觴	論曲談詩老翁飽學	一二二
第二十九回	傳警報外甥逢舅氏	懲不肖阿姊似嚴親	一二七
第三十回	上封章天子識奇才	掌兵權女兒拜大將	一三一
第三十一回	美玉郎癡心談別恨	老夫人宴感離懷	一三六
第三十二回	兵宜鍊精將宜選勇	未窺豹略先伏犬韜	一四〇
第三十三回	假正直執法誅親弟	真僥幸飛劍斫吳方	一四五

第三十四回	松經略初次立奇功
第三十五回	積寒暑松帥染微疴
第三十六回	大元戎智取福州城
第三十七回	拒虎將酣戰木都統
第三十八回	多愁女絮語訴幽情
第三十九回	重義氣仗義救同年
第四十回	以賊攻賊智本如神
第四十一回	觀星斗良宵得飛劍
第四十二回	清內地松帥喜成功
第四十三回	旆毒計決水破巖關
第四十四回	生急智官兵開地道
第四十五回	畏天威烏喜縛渠魁
第四十六回	奉聖旨大經略班師
第四十七回	慧紫雲求籤靈隱寺
第四十八回	立功揚名加官進爵
第四十九回	授顯官二人同上任
第五十回	破機關寶珠還本相
第五十一回	親上親嫁女又嬌男

重義王全軍遭大難	一四九
決雌雄苗兵逢敵手	一五三
小公主兵出羅華島	一五七
失龍岩怒斬吶皇親	一六一
可憐宵芳魂驚幻夢	一六六
顧私情徇私赦小叔	一七一
知法犯法禿而且毒	一七五
冒風雪寒夜捉嬌娃	一七九
征苗疆大兵齊出海	一八四
乞靈丹求仙尋古廟	一八八
運神機大炮炸天門	一九三
定蠻方紅旗飛捷報	一九八
顯神通老道人作法	二〇二
老制府飲酒莫愁湖	二〇七
一門將相四代榮封	二一二
傳喜信兩姪各求親	二一七
試清白美玉竟無瑕	二二二
樂中樂佳人配才子	二二七

第五十二回	開新房靈機生雅謔	排喜宴卯酒薦辛盤	二二二
第五十三回	眞賢良小心全婦道	淺見識百意振夫綱	二二二
第五十四回	識好歹慈姑心愛媳	門口角莽漢虐嬌妻	二四二
第五十五回	松寶林酒令戲羣芳	許銀屏新詞納妙語	二四七
第五十六回	宴賓客全府設華筵	撒嬌癡阿姐開標勁	二五二
第五十七回	重國色畫閣看梳妝	賞名花芳園集詞句	二五八
第五十八回	潑天禍亂郎舅揮拳	平地風波夫妻反目	二六三
第五十九回	許文卿反面卽無情	松寶珠傷心憐薄命	二六八
第六十回	松小姐已得膏盲病	許夫人枉費愛憐心	二七二
第六十一回	探姊病阿弟起疑心	請名醫老人空縮手	二七七
第六十二回	小銀屏癡心懷俠氣	老道士隱語破情關	二八一
第六十三回	囑遺言斷腸彈慟淚	救恩主割股感眞心	二八七
第六十四回	畫眉人燈窗慟隱棲	司花女月夜返香魂	二九二
第六十五回	美二郎鬧喪打松勇	賢使女殉節愧文卿	二九七
第六十六回	薦亡媳許府大開喪	慶佳兒紫雲新得子	三〇二
第六十七回	賜誅文天子重加恩	設路祭王侯親執紼	三〇八
第六十八回	傷離別守義卽多情	慶團圓偏房作正室	三一三

新式標點 蘭花夢奇傳

第一回 小才女家學紹書香 老學士文心沉渭水

男子賦形最濁，女兒得氣偏清！紅閨佳麗，秉純陰，秀氣多教占盡。崇禎連科及第，本闡代父從軍，一文一武，實超羣千古流傳名姓。調寄西江月

從來天地崎麗之氣，畀花美女，分而有之。紅閨佳麗，質秉純陰，性含至靜，聰明智慧，往往勝過男人；所以詞上說，男子重濁，女兒純清。賈寶玉道得好：『男子是泥做的，女兒是水做的。』是見女勝於男，昭然不爽。至於椒花獻頌，柳絮吟詩，那些曹大家、蘇若蘭等人，我也記不清楚。單看這詞上一文一武，留名千古，又有那個男人及得他？看官莫謂他兩個就空前絕後，聽我說個奇女子，文武全才，尤爲出色。我非但說一個，還要說兩個，竟是一個克紹書香，一個守成家業，不但生同斯世，而且粹於一門。朝中有個內閣學士，姓松名晉，號叫仲康，原籍錢塘江人，是個世家；七代簪纓，祖孫宰相，兄弟督撫，父子都堂，叔侄鼎甲，家財千萬，自不必說。這位松學士，家世本是經章學術，十九歲就登第，入了詞林，有一位乃兄，也曾中過舉人，十餘歲就去世了。到松學士已是三代單傳。夫人李氏，亦是巨族之女，兄弟榮書麟書，皆爲顯宦。生下了二子二女，長女寶林，長子松筠，是夫人生的；次女寶珠，次子松蕃，是妾所生。寶珠生時，松公夢人送他一枝蘭花，只道是個兒子，逢人誇張，誰知生下來是個女兒。那年松公又是四十大慶，他就將錯就錯，告訴人生了兒子，皆因望子心殷，不過聊以自慰，徒做個熱鬧生日。後來雖然有了兒子，松公仍不能說破。寶珠五歲，就請了先生，同姐姐上學。兩個姿色聰明，俱皆絕世，幾年之中，文章蓋世，舉

問驚人。松公見兒子尚小，就把他作爲兒子撫養。不許裹脚梳頭，依然男妝束。除了幾個親人之外，一概不知，都叫他做大少爺。光陰易過，寶林十四歲，就不進書房。松公將內外總賬，叫他一人管理。寶珠十三歲，與兩個幼弟仍在館中誦讀。也是事有定數。松公忽發狂念，見內侄李文翰附大興籍致試，暗想自己雖是假兒子，何不也去觀觀場？就替他取名松俊，號秀卿，遂一同報名進去。他兩個本是聰明宿才，俱皆高標出來。八月鄉試，又是文星照命，文翰中在二十九名，寶珠倒高高的中了一名經魁。合家歡喜，自不必說。惟有寶珠心中不快，只是何故？他今年也有十多歲，知識已開，想自家是個女身，如何了局？每常憑花獨坐，對月自傷。他做房在夫人套間裏，兩進前三間做書房，後三間兩廂作臥房，收拾得富麗輝煌，與繡房香閣一般無二。有兩個丫環叫做紫雲、綠雲，與他同歲，還大兩個月。綠雲小兩歲，紫雲姿容美麗，性格聰明，能知寶珠各事之意，私對寶珠道：「小姐今年歲數不小，雖說中了舉人，究竟有個葉落歸根，老爺太太俱不想到此，只圖眼前熱鬧，不顧小姐日後終身，就如大姐姐現在與李少爺結親下禮，何等風光！小姐又不好自說心事，以我看來，不如先將脚裹好，日後要改妝，也就容易。不然，再過兩年，一雙整脚，就是吃虧，也裹不下來！」寶珠道：「就是裹脚，我也不便說。」紫雲笑道：「裹脚何必告訴人？我替小姐裹就是了，只要靴子裏襯些棉絮，就好走路，但裹的時候，要忍些疼痛呢。」從此紫雲就替寶珠裹脚，正正裹了一年，也虧寶珠忍疼得起，竟裹小了，雖有五寸長，竟然端正。日間在外仍是男妝，晚間回房方改女妝。他姐姐素性嚴厲異常，妹子兄弟以及家中奴僕，無不怕他，所以賬目等件，筆筆分清，誰敢欺心？寶珠見兩個兄弟已過十歲，要將改妝之意，露在姐姐面前，恐姐姐懼怕不敢啓齒，二者害燥，不便開言。且說松學士內有女兒理事，外有假兒子應酬，倒也有趣。春闈點了副總裁，女培兒子，遵例迴避，及自出闈之後，松公受了風寒辛苦，病了幾天，就去世了。可憐松學士五十二歲，百萬家財，一身榮貴，化一場春夢。家內妻子兒女，哭泣不休。還虧有個假兒子治喪，寶林內理調處，井井有法，更有李公父子也來相助。寶珠作爲長子，承繼大房限制，只有

一年從來說人在人情在，不是有個舉人兒子，也就冷淡了。寶珠見家中無人，父親去世，改妝之事，則弄得欲罷不能。月下燈前，常常墮淚，一則思念父親，二則感嘆自己，三則家貧無數，兄弟又小，雖有姐姐精明，總之是個女流，不能服衆，倒弄得心裏千回百轉。就借著父親的靈床，哭自家的苦氣。寶林最是留心，久已窺見妹妹之意，晚間無事，常到套間裏來勸他，說：「父親已死，兩個兄弟太小，外事在你，內事在我，你我二人，缺一不可，你須念父母之恩，代領小兄弟成人，而且家財又大，外面生理雖有我總理大權，究竟是個女兒，家人不怕我，你如今是個舉人，可以交接官場，書香仍然不斷，人就不敢弄鬼子。」姊妹們談到傷心之處，不免也相抱痛哭。寶林又道：「我勸你明年除了降服，恩科還要會試，遮人耳目。你的心事，我也知道，候兄弟長成，你也不過十八九歲，我自然同母親說，總叫你得所罷了。」二人復又抱哭。夫人知道，格外關心，有時也勸他們兩句，無如愁人說與愁人，轉增一番傷感。松公七中免不得開喪受弔，百官上祭，也還成個局面。他家做官多年，就外邊立了墳墓，離城不遠。寶珠領了兩個兄弟，將父親安葬好了，回家守制，足跡不出門外。只在家內同姐姐料理些家務，連房屋也整理一番。松府住宅甚大，本是他祖太爺的相府，八字門牆，門樓裏面，鼎甲扁額，以及尙書宰相、翰詹科道的扁額，不計其數。進儀門一條甬道，一眼無際，兩邊廂房甚多，上面就是太廳，過穿堂二廳三廳，住宅七進，後樓花園，中間巷，左邊住宅，是住廳大廳二廳花廳船房書房；右邊還有兩個住宅，前面轎房馬房以及廚房等屋，俱在其內。松公在日，賬房在右邊宅子，松筠兄弟書房在左首照廳上。寶林商議更章，將書房移在船室內，賬房移在照廳上，右首空下來的宅子，着各執事家人分住，中間正宅第一進住宅，作為內賬房；第二進兩個小公子對房居住，夫人仍居第三進；寶林在第四進。對房裏排列些硯台筆墨大小賬簿等件，自己的臥房內外收拾得十分精緻，床帳被褥桌椅器用華美異常，真是香閨似海，金屋藏嬌。有兩個貼身女環，一名彩雲，一名彩霞，是寶林的心腹，小賬目等情彩雲等多可作主，所以他的侍兒格外有權，人都怕他幾分。後進宅子是姨娘領的奴僕居住，後樓

鎖斷着家人帶火器弓矢在上面防夜。當日松公還請了兩教習來保家，也就住在樓上。寶珠仍在夫人內房，由廂房六扇小桶子進去，方方的一小間，有四扇白粉屏風，天井內迴廊曲檻，亞字欄杆上，三間一帶玻璃窗，隔陳設精雅，當中挂一幅漢宮春曉，左右有一付盤龍金箋，對聯是墨卿的大筆：

桂子秋風天上

杏花春雨江南

兩邊都有短欄隔開。左一間排列許多書櫥，以及各樣花卉盆景；右一間，筆硯琴書，布置楚楚，上面一帶書架，列成門戶，中間屏風反隔斷了。由右首書架暗門轉進去，就是裏間廂房，對面也是一重書架，當中嵌一面穿衣大鏡，有西洋關振推開來，就到三間內房，外面皆用玻璃環繞的。挂憲上首，寶珠隔著臥房，右首廠著一排紫檀椅子，有張大炕，几席華美。炕後有個小房，乃紫雲綠雲做臥室，挂一個中堂，是個墨筆洛神香几，桌上，周彝鼎器，匙筯爐瓶，西洋鐘表，無不備具。桌椅杌櫨，花梨紫檀，墊褥帳圍，雲錦顧繡，一帶書廚衣架，排列儼然，一個精工落地房裏面一張玻璃大床，慢慢被褥，錦繡妝成，金鉤金鈴，各件俱備。兩邊紅纓有數尺多長，燦爛輝煌，似一片雲錦。壁上四幅羣仙高會圖，洋鏡挂屏布滿，窗前一張長大理石桌，排設工雅。廂房裏鏡篋珠箔，金翠輝煌，在玻璃內看天井裏，有各色花草，蘭蕙最多。此處房子，寶珠取其緊愜，一時改個女妝，沒得閒人看見，只有大小姐時常進來，連夫人姨娘，無事總不到的。兩個小公子，更不敢擅入。此刻寶林姊妹，商量要事，皆征其內。且說寶林寶珠二人，本非同胞姊妹，性情自然各別，一般總是國色的面貌，更是不同。寶珠是柔媚一路，瘦瘦的身子，長長的臉兒，春山橫黛，秋水含情，杏靨桃腮，桃腰蓮步，猶如海棠帶雨，楊柳迎風，軟溫溫無限丰姿，嬌滴滴的一團俊俏，且有一種異人之處，滿身蘭花香氣，醇醜消魂，到了媛人，淌出汗來，格外芬芳襲體，真有沉魚落雁之容，羞花閉月之貌。論他的性情，聰明不露，寵辱無驚，奸滑非常，權變已極，到底是個女子，又在髫年，未免失之柔弱，將來閱歷下來，自然也要好些，不然後來那番功業，也幹不來。寶林則又不然，生得花容月貌，腰細身長，宜喜宜嗔，似羞似

怒柳眉，暈殺而帶媚，風眼含威而有情；性氣燥烈異常，生小嬌養已慣，且好的是潔淨，愛的是風流，敢作敢爲，有才，有智，出言爽快，作事剛方。家內人怕他，自不必說。就是各業的老年官事，見他也是服服帖帖，不敢仰視。他行事說話，也處處服人，人亦不敢弄鬼欺他，就欺他亦欺不過去。雖是個小女孩子，且歷練老到的人，還要精明百倍呢。至於那算法小技，尤爲精工入神，所以他如今掌家，百事振作，例比松公在日，反有些頭緒起來。轉眼之間，一年已過，却好去年有個閏月，寶珠二月初旬已起了服。一日李文翰同了一個年家之子到來，這人姓許名翰，號文卿，是新科亞元，生得風流出衆，矜貴不凡，齒白唇紅，神清骨重，好比潘安再世，宋玉重生。再論胸中才學，竟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同墨卿比較起來，品貌文章，真是一對，還覺稍勝半籌。他父親也是朝臣，與松府本是世交，與寶珠又是同案，前次也曾會過，如今同墨卿來約寶珠一齊去會試。不知寶珠去是不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松小姐欽點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尋香客

話說李許二位，來約會試，寶珠不便推辭，只得收什，同他們進場。一場完畢，彼此看了文章，果然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互相贊嘆。到了放榜的日期，李文翰中了會元，許翰章松俊皆在十名之內，兩人又是同門，三家新貴，喜不可言。轉瞬殿試，一個個筆花墨彩，鐵畫銀鉤，金門萬言，李翰章竟大魁天下，榜眼是個姓桂的，鑲黃旗人，寶珠探花及第。墨卿二甲第一，是個傳臚，瓊林赴宴，雁塔題名，好不有興。松府夫人見兒子女婿，皆點鼎甲，歡喜非常，究竟有些美中不足，却把個假兒子，當爲珍寶看待。大凡仕途，最是勢利，人見松家中了探花，又是十五歲的小孩子，將來未可限量，那個不來恭維？與松公在日，仍然一樣熱鬧，更覺得新鮮些。寶珠授了職，就在翰林院供職走動。日復一日，到了冬末春初，忽然星變異常，皇上下詔文武百官，皆許進言。松俊呈言二十餘條，縷晰詳明，有關政治。聖心大悅，召寶珠便殿見駕。寶珠乃是個柔弱的女子，來至殿前跪下，不覺羞羞澀澀，滿面的飛紅。皇

上見他年紀太小，面目嬌羞，又憐又愛，只道他害怕，和著顏色安慰他道：「孩子，你不須懼怕，好好兒奏答，自有恩典到你。」寶珠一條條奏明，果然才識兼優，機宜悉中。奉旨松俊年紀雖輕，經術甚足，且家學淵源，可勝封憲之任。其父原任內閣學士松晉，亦當簡賞，以示朕慎重人材之至意。外翰林院修撰許翰章，庶吉士李文翰，言多可採，著一體加恩欽此。發下內閣來，松俊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賞加三品卿銜，巡視南城。其父松晉，追贈尚書許翰章陞授侍讀學士，李文翰陞右庶子。寶珠心中也覺得意。夫人道：「人家兒子替祖增光，你這個女兒，勝過兒子十倍了。你父親有知，亦當欣慰，真不枉他這番做作。倒合著一句長恨歌：『不重生男重生女。』」寶珠本來溫和得體，喜怒不形，朝中大臣皆愛其聰明美麗，個個與他往來，每以一親香澤為榮。一見顏色為幸。一日，春風和暖，李榮書來看姐姐，寶珠陪他閒談，見僕婦手裏取了一封全帖進來，說：「門上來回，家鄉有人來，是本家少爺。」寶珠接來一看，叫做依仁，送與母親。夫人道：「遠房本家，是個當刑名的，你父親在日，還代他荐過事的，你就出去見見。」寶珠分付僕婦：「你去叫門上引他東邊二廳上見罷。」僕婦答應去了。李公見有人來，也就起身。寶珠送過舅舅，就到二廳上來，一眼瞧見依仁，面目頗為奸滑，衣服不甚時新，約有三十歲年紀，只得上前相見。依仁見寶珠出來，細細一看，見他還是個小孩子妝束，華美異常，耳朵上穿了四個環眼，帶了一對金秋葉，一對小金圈，神玉貌比美人，還縹致幾分。遂滿臉推下笑來，搶步上前，半揖半叩的跪將下去。寶珠還禮不迭。二人見過禮，依仁要進去見嫡母，寶珠引他由明巷入內，依仁一路走著，暗暗羨慕，好一處房子。我浙江撫院衙門，總不及這樣宏壯富麗。到裏邊，寶珠請夫人出堂，依仁恭恭敬敬拜了幾拜，說：「家母甚為挂念，命小姪特來請安。」夫人也問了他母親好。就對寶珠道：「請大哥外邊坐罷，就在東廳耳房裏住下。」寶珠答應。依仁謝了，隨寶珠到東廳坐下。家人送茶，二人寒暄幾句。依仁道：「扣日期年底，就該到了，因路上雨雪阻住，所以遲了一個月。」寶珠道：「去年雨雪本來太多。」依仁道：「在家聞得叔父天去，甚是傷感，後來又看題名錄，知吾弟高發，不勝欣

喜真是家門有幸。我們族下，誰不沾光。愚兄連年失館，就是謀事也容易些。此番來京，全仗賢弟栽培。」寶珠謙了幾句。到有一桌洗塵的酒席，寶珠叫出兩個兄弟來一同陪着。依仁總是一團的恭維，哄得兩個小公子，頗爲歡喜。他席散，寶珠吩咐家人幾句話，辭了依仁，領著兄弟入內。依仁叫小使在房舖設床帳，從此就在府中安息住下了。再說李許二公子，與寶珠原是至交好友，還有二三個同年，時常來往。依仁都見過了。他見兩個公子風流富貴，刻刻巴結兩個公子，與他雖非同調，覺得此人無甚可厭，不過一時拿他取取笑。他有時也將些風月之事，引誘他們。寶珠是個女子，本不動心。李許二位，說得甚爲投機，津津有味。那天飯後，李許到來，他兩個是來慣的，不消門上傳報，直走進花廳坐下。適值寶珠在內濯足，才扎縛停當，愁眉淚眼的，用手握住金蓮，坐在炕上，不肯出去。依仁趕忙來陪說道：「南小街新來一家，有三個姑娘，我昨日同人去過一次，排場甚大，是揚州來的，有個月卿最小，更比兩個姐姐美貌，諸君有興，何不同去走走？」文卿被他說動了火，即刻要走。墨卿道：「且等秀卿出來，再爲商酌。」大約這位道學先生，還未必從權。」文卿道：「此事在我，不怕不去。」依仁道：「舍弟前千萬別說我的意思。」正說着，寶珠慢慢踱進廳來。各人笑面相迎，起身讓坐。墨卿道：「秀卿如此游移，在房中梳頭，還是裏腳，累我們久候，是要罰你的。」文卿笑道：「罰你一台花酒。」寶珠道：「弟從來不慣風月，諸兄莫作此想。在我家小酌，倒可奉陪。」文卿道：「你就算個姑娘，陪陪我們，比那殘花敗柳好得多著呢。」寶珠見他兩個說話，不像意思，忙用話支吾開了。文卿道：「前天南邊來了一位畫士，住在南小街，本領筆法頗佳，舍親荐在我處，今日正要去會他。秀卿專愛此道，何不全去一游？」大家道：「好，一定同去無疑。」就要起身。寶珠道：「車還沒有伺候，倒走了麼？」墨卿道：「我們來未坐車，是走來的。你到底還是姑娘家，怕見人，還是腳疼不好走？我看你明日放外任，作封疆，怎麼好？」寶珠笑道：「奇談，做封疆不是當塘汛，你瞧見那個做封疆要跑路的？」依仁道：「舍弟並無他意，恐怕失了官體，所以孔聖人當日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衆人大笑。寶珠道：「我

真不能走，我腳上常患濕氣。」文卿笑道：「裏緊了放鬆些就好的。」墨卿道：「你看春光明媚，大地皆成章，只當踏青的，我們扶著你走好，在沒有多路。」寶珠尚在遲移。文卿焦燥道：「秀卿好像深閨處女，真有屏角窺人之態。」扯住寶珠就走。寶珠無奈，只得也帶了兩名小書童出門，緩緩而行。不多一刻，已到南小街。依仁指了門，書童上去敲了幾下，裏面答應，出來一個小女使，認得依仁，是昨日來過的，笑道：「松老爺來了。」寶珠問他如何認識你，問了兩遍，依仁笑而不言。寶珠心知奇異，也就不問了。小環把衆人打量一番，就滿面添花，讓衆人進去，請房裏坐下。房中潔淨清雅，壁上貼多少斗方詩句，有付對子：

翠樓妝罷春停繡，

紅袖添香夜校書。

寶珠明白是個妓家，口內不言，心中是知道依仁引誘。有人將門帘放下，送進茶來。忽聞一陣笑聲，進來三個美人，時新妝束，也還覺得可人。見過衆人道：「還沒問少爺們貴姓？」衆人還未開言，依仁忙答道：「此位許少爺，是尙書的公子，這位李少爺，是侍郎的公子，就是我妹丈，那邊坐的是我舍弟，新升的都老爺，皆是同科鼎甲。」三人也問了三個的芳名，亦是依仁代答。長翠紅，次玉柳，三月卿。三人見三個闊少爺，格外巴結，待依仁也就好多了許多，很爲親熱。寶珠笑道：「文卿如今真會撒慌，不是令親做畫士，倒是家兄做牽頭。」說得衆人大笑。文卿笑道：「誰叫你出來遲了，原說罰你一台花酒，令兄怕人把你作姑娘，故牽你到此，若說明白了，你肯來嗎？」依仁道：「我替舍弟作東，奉陪諸位。」墨卿道：「何能擾你？我比他兩人僭長一二年，從我吃起，明日是他，後日是他，可好麼？」依仁大樂道：「老妹丈調處得極妙，他們姊妹三個，配你三位少爺，剛剛却好。」墨卿道：「叫你一人坐隅，如何是好？」寶珠道：「派我一個，讓與家兄罷。」依仁道：「豈有此理？他見你們少年富貴，怎肯有心於我？況你們是新貴闊少，我是個區區幕賓，自然要吃些虧。」說着自己先笑。於是拉過翠紅來，送到墨卿懷裏，又將玉柳送與文卿，月卿送與寶珠。少刻炕上開了燈，烟輪流吸了幾口。月卿就去上了一口烟，笑向寶珠道：

「都老爺吸烟。」寶珠道：「欠學。」墨卿道：「你太欠學了，難道一口吸不得連當日聖人也吸烟，不過不上癮罷了。」寶珠道：「笑話。」墨卿道：「你沒有念過書，可記得『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不吸烟，這些門人就疑他有癮麼？」衆人大笑。寶珠吸了兩口。文卿笑道：「墨卿講解，也同松老大不可徒行差不多，你們兩位都用古人化。」墨卿道：「攔起你那貧嘴。」大家又笑。說一會。依仁道：「我們要吃酒，就早些罷，舍弟還要回去夜巡呢。」於是排開桌子，大家讓依仁坐了首席，對面李許二位，上首寶珠，月卿下首，翠紅玉柳三姊妹送酒。飲了一會，又來了一回拳，唱了幾枝曲子。玉柳道：「我出個令罷，今日二月十五是個望日，月色團圓，月卿妹子又與都老爺團圓，就用月字飛觴吃杯酒，好不好？」墨卿道：「難道我們不是團圓麼？」依仁道：「妹丈同他團圓，怕文卿先生要惱呢。」文卿道：「我倒不惱，你們弟兄只怕要告他停妻娶妾呢。」玉柳道：「我先起句，二十四橋明月夜，松大老爺吃酒。」送上一杯。文卿道：「你一總吃罷，梵王殿前月輪高。」墨卿笑道：「只些句子，是你最愛的。」文卿笑了一笑。依仁道：「好，我愛吃酒，不怕你們捉弄。」墨卿道：「合兄既愛吃酒，一發借重了。」說道：「一簾涼月夜橫琴。」依仁道：「很好，愈多愈妙。」三杯吃下，笑向月卿道：「賢弟婦怎麼樣？」倒把寶珠臉羞紅了。月卿怡然自若，笑道：「我也得罪大老爺罷，我是風清月朗夜深時。」依仁對寶珠道：「一客不煩二主，外人尚且如此，一家人敢不効勞，快說我並起來喝才爽快呢。」寶珠笑而不言。文卿道：「難得他的好意，你就說。」寶珠笑道：「大哥既勉諭諄諄，兄弟遵命，我叫人陪你一杯。」二月杏花八月桂。」大家好笑。依仁依次都飲了酒。墨卿道：「輪到我了，我說句出色的，席生風，你們三個是美人，我說個月明林下美人來，豈不大妙？」衆人大笑。玉柳道：「又是一盃送上。」依仁道：「怎麼又是我吃？我來數數看。」把指頭才點了一點，一句也不開言，把酒乾了。又搖搖頭道：「豈有此理，我竟被你們弄昏了！」衆人見他光景，又笑起來。翠紅道：「我來陪松大老爺一杯，收令是唐伯虎的花月吟，月白戀花花戀月。」依仁忙斟一杯，送與翠紅道：「我也瞧人吃酒。」

翠紅飲乾，也回敬一盃道：『松大老爺陪陪我。』依仁推住酒起身大嘆，不知吃是不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見美色公子起淫心 賦新詩寶珠動春興

話說翠紅送上酒來，依仁大嘆道：『我吃過五六杯，也沒個人陪我，我爲甚麼要陪你，連你也來欺負我。』翠紅道：『應該你老人家吃呢。』依仁道：『沒有的話。』翠紅道：『請大老爺把詩句子念念，再數一數，就知道了。』依仁口裏念着詩，手指著翠紅一個個數去，輪到自已，果然是個月字，道：『晦氣，今天運氣不住，讓了你們罷。』取杯飲乾，又笑道：『萬事無如杯在手，還算我便宜，大家了用幾筋菜。』依仁笑道：『誰說個笑話，我再吃三杯。』文卿道：『叫你兄弟說給你聽。』墨卿道：『秀卿向來安於簡默，笑話二字，非其所長。』依仁正色道：『舍弟是貴人少語，諸君不可太輕了。』墨卿道：『姑娘腔罷了，甚麼貴人，倒是個佳人。』寶珠聽了此話，似乎有些驚心，桃花臉上兩朵紅雲，登時飛起。文卿已有酒意，目不轉睛，越看越愛，拍桌狂言：『奇哉秀卿，嬌媚如此，若是女，吾即當以金屋貯之。』寶珠看了他一看，帶愧含羞，住頭無語。那墨卿只道他有氣，笑道：『文卿狂言，未免唐突良友，罰他三杯，請秀卿說個笑話解穢。』文卿道：『該吃該吃。』當真飲了三杯。寶珠當不過衆人逼迫，笑道：『笑話只有一個，諸兄不必見怪。』文卿笑道：『恕爾無罪。』墨卿道：『不過是罵我們，只要罵得切當，那又何妨。』寶珠道：『有個老教官到任，各秀才總去謁見，教官道：『歲考功令森嚴，老夫備員師保，先考考諸兄的大才，我有個對子，不知諸兄可能對。』各秀才齊聲道：『請老師指教。』教官道：『對子就拿我說，我老而且窮，是老教諭。』窮教諭老當益壯，窮且益堅，老窮壯堅教諭。』秀才們那裏對得出來，想了半天，再想不出一個，個低着頭，閉著口，屁也放不出一個，只落了兩個白眼，翻來翻去，還是個新進的少年說道：『門生倒對了一個，不知可用不可用，求老師更改。』教官道：『少年英俊，文才必高，請教罷。』少年道：『獻魂了。』寶珠說着用手指